

生命的回音

· 蕭文 ·



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外的旗幟隨風飛揚。

新竹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迴盪著李崇善宏亮的聲音，他是黑蝙蝠中隊電子攔截官，年近九十的他，滿面紅光，腰幹筆直地站在那裡，向參觀者講述黑蝙蝠中隊及每位隊員的事蹟；我曾與他站著談話兩個小時，他絲毫不感到疲倦。那是他的生命，是他生命的回音，他很難感到疲倦！

家父爲了把日本人趕出中國，因而投考進入空軍官校，他認爲把日本人趕出中國，才有前途，我們水交社的鄰居也都有相同的看法。所以請教他在什麼情況下，投效空軍？他答道：「我是逃難！民國三十七年我在北平讀高中，共產黨已逼近北平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在北平有幾位空軍地勤朋友，他們讓我瞭解當軍人是一條路子，也讓我地勤人員對體格的要求不若空勤嚴格，因此我前往報名，也如願進入空軍。」戰亂讓他走上一條未曾想過的生命道路，這是一個不能回頭的選擇，這一踏下去，就決定了這輩子的空軍生涯，開啓了李崇善的凌雲路。

我再問他：「當年空軍依據官校期別先後約談每個人，徵求參加黑蝙蝠中隊的意願，因爲這是死亡任務，必須出於志願，無法強迫。我好幾位鄰居都被約談過，家父的官校同學周以栗，一大隊的同事李啓、韓彥以及鄰居羅恩廣，都因加入黑蝙蝠中隊而殉職。請問您在什麼情況下加入黑蝠

蝠中隊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選擇的權利，當時八大隊只有我與羅璞是合格的電子反制官，因而奉命到特種任務小組報到。」於是，他頂著月色到中國大陸上空執行任務。

訪談中，李崇善跟我說了一項鮮爲人知的規定，黑蝙蝠中隊因執行極機密任務，格外重視保密工作，除在離眷村有一段距離的新竹東大路另建房舍供隊員居住外，並派專人注意隊員有無說夢話的習慣，會說夢話的



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內收藏各式陳展文物。

人就除名。李崇善表示，他沒有說夢話的習慣。

李崇善在黑蝙蝠中隊待了十幾年，我問他：「出過多少次任務？」他回答：「到中國大陸地區出過五十次左右，沿海約一百次。」我再問：「你印象最深刻的任務是哪一次？」他指著牆壁上的一幅圖，娓娓答道：「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我們那一架B-17在中國大陸地區飛行了十小時，飛越九省，抵達平津一帶，差點飛到北京上空。這架飛機穿越烏雲密布、大雨滂沱的天空，飛進飄著雪花空域，從機艙下望，大地一片銀白，我們在飛機上冷得直打哆嗦。中



李崇善民國四十九年因執行任務，取得重大戰果，獲頒「乾元勳章」。

共當局派出十八架次飛機攔截我們，沒有成功。攔截任務失敗，令北京高層震驚，也讓毛澤東震怒。」

「另一次印象深刻的任務是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我們那架B-17在中國大陸地區上空十個小時，不斷被米格機追擊開槍，機艙與機翼中彈多處，所幸安全返航。這次事件說明，B-17的偵測裝備已經落伍了，依截聽對方空對地通信做判斷，已不合時宜。」李崇善進一步表示，這一年，蝙蝠中隊沒有損失飛機，沒有家庭破碎，是歡欣的一年。

民國一〇一年，爲了撰寫《水交社記憶》這本書，我來到新竹黑蝙蝠中隊文物館訪談李伯伯，李伯伯興致高昂的與我談著這些過往的人與事，八十五歲的李伯伯腰幹直挺挺的站著與我談了一個小時，而後我們坐著再談半個小時。李媽媽在隔壁喊著，李伯伯接受訪談沒有超過一個小時，但李伯伯沒有要停止的意思，我便主動停止訪問；五年後，再度來到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，拿著出版的《水交社記憶》送給李伯伯，他回送他所寫的《碧血丹心：黑蝙蝠中隊的故事》，說：「我們以文會友。」空軍迷都有出書的習慣，對我而言，互相交換出版品是種極具意義的交友方式。這

幾年，多次在《傳記文學》與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月刊上看到李伯伯的作品，讓黑蝙蝠中隊的事蹟化為文字，廣爲人知。畢竟，我們的事情，我們不寫就不會有人寫了。美國出了不少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與拍了爲數不少的電影與電視劇，對後來的人影響很大，我們正朝這個目標努力。

黑蝙蝠中隊文物館所陳列的是李崇善年輕歲月的縮影，他直挺著腰幹，繼續用餘生，站在那裡向觀眾導覽講解，以另一種形式將自己奉獻給黑蝙蝠中隊。那宏亮的聲音迴盪在館內的每個角落，那是他生命的回音，迴盪出來的是空軍當時一段高度機密、不能讓人知道的永恆歷史。



由右至左依序爲何又新、李崇善與筆者，於文物陳列館內合影留念。